

五瓣的

紫

丁香

李連成

著

廣西民族出版社



桂新登字(02)号

五瓣的紫丁香

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: 4.00元

有著作权·翻印必究

著作人/李连成 Li Liancheng

发行者/广西新华书店

出版者/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刷者/广西南宁星火印刷厂

787×1092 1/32 7.875印张 170千字

印数: 1—9000册

ISBN 7-5363-1668-2/I·388

目 录

紫云砚	(1)
黑星痣	(14)
冬 猎	(22)
五瓣的紫丁香	(35)
飘落的白蝴蝶	(49)
没有岸的爱河	(64)
缪 蝶	(97)
漂泊情侣	(115)
暖 海	(165)
寿 宴	(183)
明子阿姨	(194)
其荷日玛	(201)
苏木里的人	(221)
从恶梦中醒来	(234)

紫云砚

罗岚无力地上着台阶，身上象虚脱了一般困乏，脚下发软，背上汗淋淋地湿透了。她扶住扶栏板停了下来，喘着粗气，眼前不停地晃动着刚才肖亚风那冷漠的铁青的面庞，她不相信，这会是他，是同她朝夕相处了三十多年的丈夫。对他，罗岚是熟悉的，他驯顺、温和的脸上，时常是和善的、笑咪咪的掺杂着一种谦卑的神气，对于一个男人，她不喜欢这样缺乏自信心的样子，但作为丈夫，她又觉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优点。三十多年的夫妻生活，他一直是这样的随和、宽容大度，他时时在女伴前面有意无意地夸耀他的涵养。

他们和睦地生活了三十多年，谁也没想到，却为了一个普通的贺兰石雕制的紫云砚而破散了。罗岚不能理解，这个价值不到十元，雕制并不精细的石砚，竟然让他发那么大火，而且有生以来第一次着实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。他走了，搬到办公室去住了，开始，罗岚并没有当真，认为是他的犟脾气，

只要不去理睬他，出不了三天，他就会自行回来，心平气和地坐在你面前。罗岚没有阻挡他，甚至产生了一种恶作剧的快感，一种较比耐力的心理支配她，任他把东西搬走。半年过去了，他没有要回来的意思，罗岚心里有些发慌，人老了，她受不了孤独，那种温情的，在他照顾下已经习惯了的生活，一下子失去了，觉得十分别扭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再说，女儿快放暑假回来了，她看到父母这样生活，心里会怎样想呢？

罗岚屈尊地去找肖亚风，劝他回家，他低头坐在沙发上，怔怔看着地毯上的花纹，一口口吸着闷烟，就象她根本不在眼前。

“你听见没有？”罗岚放开嗓音，浑身颤抖着。

.....

“什么好砚台，我摔了，再去买一个不就行了，砚台，砚台！又不是你的命。”

肖亚风仰靠在沙发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看他 不紧不慢的样子，罗岚不由得气从脑门往外冒，她拿起写字台上的砚台，（这是个婺源龙尾石雕制的听雨砚。）举起就要砸，肖亚风象从久远的梦境里突然惊醒，

“嗖”地站起来，恶狠狠地看着她，低微而阴沉地吼道：

“你给我放下！”

罗岚的心颤抖了，手臂软了，面对着一张陌生的、冰冷的面孔，无所适从地放下了砚台。上颚骨同下颚骨呶呶地发起颤来，她站不住了，手扶住了写字台，眼睫毛迅速地眨动了一下，眼睛一忽儿潮湿了，身子象发疟疾般抖动起来，失去控制地大叫一声，拉开门向楼下跑去。

罗岚颓丧地坐在沙发上，随手打开电扇，空气清新了，但脑子里萦绕的紫云砚却象一团云雾一样更加浓重。

紫云砚，沉默无语地放在书架上，已经破裂了，但那合晕罗纹的砚石，奇特多变的花纹，就象晚霞里的一片紫云，罗岚的思绪也坠落在这片云雾之中，紫云在她心里弥漫开来，化作了一团团无法解开的谜……

那天，一位老朋友儿子旅行结婚来到家中，肖亚风看见从小抱大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，借着几分酒兴，诗意大发，他拿出砚台、笔墨，挥毫赋诗一首相赠。送走客人，他忘了拾掇书案上的笔砚，恰巧罗岚穿了一件淡绿色的衣衫，没注意书案上摊放着的笔砚，衣服上染上了一片墨迹，她看见从卧室里出来的肖亚风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愤然看着他，气势汹汹地喊道：“臭毛病，一辈子也改不掉的臭毛病，用完东西就不记得放回原处。”这本来是他们三十多年夫妻生活的极平常的一幕，就在罗岚这样怒斥下，肖亚风已经改掉了许多坏毛病。因为这一点，罗岚常在女伴们面前夸耀：“可塑型的，只要用心去雕，不怕不成器。”

今天，他的旧毛病又犯了，而且染了自己一身墨，罗岚气愤极了，她圆瞪双目，举起桌上的紫云砚，嘴里骂道：“我给你全砸了，看你再乱放不乱放！”话起砚落，紫云砚碎了，肖亚风目光凝滞了，象两团火焰在熠熠燃烧，嘴唇紧绷着，脸象一块儿铁板一样，他向前挪动了两步，举起手，狠狠地在罗岚脸上打了一个耳光。而后，缓缓地，无力地推开房门。罗岚诧异地看着他，面腮火辣辣的。

肖亚风走了，外面是漆黑的夜。

罗岚感到屋里空荡荡的，他们结婚三十多年，相依相靠地走过来，心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般冷落。肖亚风那强硬的态度让他不敢相信，同时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她本来想，自己主动登门找他，是给他下台阶，依他的性格来说，他会顺水推舟，回家来住的。可是没想到却碰了钉子，他那自信的、傲慢的神态，她觉得遥远、陌生……

从朝鲜回来，肖亚风带回来他创作的话剧《战地的白鸽》，在汇演时得了创作一等奖，罗岚在剧中演女主角。在授奖会上，她看着迈着健步走上台的肖亚风，心里不觉生出爱慕之情，她联想到剧中女主人公——年轻的志愿军战士，在炮火中为抢救伤员，自己饮弹倒在血泊里。她的爱人抱起了她，呼唤着她的名字。那真挚感人的呼声，震撼着罗岚的心扉，看着男主角流出的眼泪，她的心被绞痛着。听人说，这是剧作者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罗岚禁不住又对肖亚风产生几分怜悯之情，她望着台上的肖亚风，看上去只有二十四、五的年纪，魁梧的身材，潇洒的风度，英俊的面容，自信傲慢的目光，他是一个有血气的男人，她喜欢这样的男人，对她兴趣更大的是要征服这样的男人。肖亚风走下台，不屑一顾地从她身边走过去，罗岚挑战似地看着他，妩媚地一笑。

“你知道，是谁让你成功的？是我，我把你的主人公活化了，搬上了舞台。今后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为很好的合作者。”几天后，罗岚拜访了肖亚风。

“感谢你，罗岚同志。你的感觉很好，表演得很真切，

我一直想去面谢你，还没抽出时间，倒让你先来了。坐、坐，我的房间太乱了。”肖亚风拾掇着零乱的房间，给她搬来一个木椅。

罗岚环视着房间，一张掉了许多漆皮的写字台，上面堆放着书纸笔砚，台灯罩上落了厚厚的尘土，一张单人床靠在墙角，满是褶皱的床单，床下是杂乱放着的木箱、皮鞋，只有写字台前墙上贴着的两个遒劲的字幅：“勤奋”，才让人感觉到房主人是一位致力于学问的读书人，罗岚眼里是一副挑剔的、不温和的神色：“没想到，大剧作家住在一个杂草丛生的环境。”说完罗岚先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肖亚风尴尬地给罗岚端上茶杯。罗岚歪着头，一双黑黑的眼睛停留在肖亚风的脸上：“从我一接到剧本时，就想见见你这位剧作家，你剧本写得有感情，很能打动我的心，我想你人也一定是位很懂感情的人。发奖会上我见到你，给我第一印象是你很清高，有点让人不敢接近。”

肖亚风笑了，摇了摇头说：“其实不然，我是个很容易让人接近的人，更愿意同你们这些演员接近，能听听意见，有利于掌握舞台形象的特点。”

罗岚稍微思索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觉得剧中人物感情色彩很浓，在表演时，我受了感染，感情被主人公牵制了，不自觉地落下眼泪，让人感到压抑。”

肖亚风默默地听着，眼眶湿润了，他凝视着窗外的天空，仿佛又看见了那残酷的战争画面，看见了那白鸽，那炮火中奔跃的女护士：“你的演出我看过两次，每次我都落了眼泪，似乎把我又带回了战场，带回到那炮火硝烟之中。”

“听说，那是你的真实故事，能讲给我听听吗？”罗岚

轻声问道。

肖亚风点点头：“我们俩是同学，一块儿报名入朝的，她当了卫生兵，为救护伤员牺牲了，那年她只有十七岁。”

罗岚同情地安慰他：“战争不知夺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，拆散多少幸福的情人，而活下来的人，不应该沉溺于痛苦的回忆，而应该有新的友情，新的生活。”

他们恋爱了，两年以后结婚了。

罗岚是个独生女，从小父母宠大了，性情乖戾，几年演员生活，她又常常扮演主角，更养成了自负和任性。结婚以后，她要逐步实施她的征服计划，虽然他们是以剧本作媒相识的，但罗岚并不企望得到一个剧作家，而是要得到一个好丈夫，一个能体贴入微的丈夫。

刚结婚时，两人工资合起来只有七、八十元，一间十四平米的房间，柴米油盐都得准备，肖亚风是个过惯单身生活的人，对于这些家务琐事不在行，罗岚是在保姆的照料下长大，从来没动过锅碗瓢勺，参加工作以来，一直吃食堂。结婚后，罗岚竭力主张自己开伙做饭，她觉得，家庭生活，烟火气应该浓一点，才能更促进俩人的感情交流。这也符合肖亚风心意，他喜爱家庭生活，自幼孤独一人，从苦难和战火中走出来，现在有了家，他希望是和谐的，充满生气的。他主动在家务劳动中担当主角，他看着《菜谱》炒菜，利用工余时间到市场购买，星期日去买柴拉炭，来了朋友是他掌勺烹炒，两年后，他已经是个合格的烹饪师了。

时间长了，家务事一繁杂，谁也会有不耐烦的情绪，有时也能从肖亚风的脸上看到愠怒、急躁，但罗岚从来不会与他正面冲突，而是用她特有的女性的温柔去抚慰他，但她有

一条原则：自己绝不去替代他的工作，如果不这样，她将失去自己的位置。

罗岚喜欢热闹，喜欢交朋友，一间屋子，她的朋友一来，肖亚风自然成为陪客，她们之间那种衣料、色泽、样式或A角B角、争风吃醋之类的交谈，虽然对他格格不入，但他也得坐下来耐心旁听。有时，罗岚在他眼里看到一种焦灼不安的情绪，她知道，这是他对客人的反感，是要催促客人快走好来写作。对于他的创作，罗岚并不感兴趣，她为他选择了另一条路。她动用了她的社会关系，在政界为他谋了一个位置。肖亚风开始了起草公文和例行公事的套话的生涯，他那支充满幻想的剧作家的笔变得迟钝了，虽然有时也写些风花雪月式的文章，但是跟自己同时起步的几位诗人、作家相比已经远远落后了。他有时沮丧，有时心安理得，他已经有了副处长的职位，房子也变为堂堂三室，家里也有了保姆，但他却没有了当年的激情，没了当年创作《白鸽》时的冲动。他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加也转变了，对书法更有了兴趣，家里墙上挂满了字幅，在他的朋友、上级、下级的家里都挂有印着他那扁篆印章的字幅。人们说，书法乃修身养性之道，一点不错，自从他喜好书法以来，性情变得平和了，脸上常带出那种笑容可鞠和与世无争的态度。

近几年来，肖亚风开始喜欢栽花养鱼、练拳舞剑等娱乐活动。开始发胖的身体，染上白霜的两鬓，使他变得更谦和了，对罗岚严厉的或是温和的训斥，他默默地顺从着。在这同时，他滋生了一个固执的、不可侵犯的癖好——收藏砚台。每当他旅游、出差回来，总要带回一些各地产的不同石质的砚台。象个吝啬的收藏家一样，把这些石头的东西锁进他

书房的柜橱，遇到朋友来访，他又把这些东西象数家珍一般一一拿出来让他们过目，然后在他最得意的一个砚台上研墨作字，赠幅为趣。

这么多年，罗岚已经把肖亚风身上的自信、傲慢剔除得荡然无存了，把他个性中的自我完全化解了，她没想到过他们会离异，更没想到因为她打碎一个砚台他会勃然大怒，离家索居。自己亲自去请他，他却默然不理。说什么，罗岚也解不开这个谜，听说，最近他的一个电影剧本电影厂要采用，莫不是由于这个电影剧本作祟，他才显得这样神气。唉，男人啊，太容易自命不凡了，得挫挫他的锐气，别的问题不敢说有把握，但要让肖亚风在自己面前俯首贴耳，她还是有十分之十的把握的。

罗岚想好了主意，她要让肖亚风知道一下她的厉害、她的手段。

三

罗岚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。

她没想到，在出庭审理时，虽然那些理由是自己强辞夺理拼凑的，但肖亚风却坦然自若、不加辩解地接受了，没有一点婉言求和、言归于好的表示。他沉默的、任其自然的态度，罗岚身体失重了，她坐在椅子上听着审判员的劝解：

“据了解，你们结婚三十多年，夫妻感情一直很好。邻居、同事的介绍，说你们从来没有吵过嘴，可以说是一对模范夫妻。现在已年过花甲，如果为一些琐事闹意见，双方谦让一些，相互谅解，我看还是可以商量解决的。”审判员平缓的

语气，使罗岚心里的惶恐安稳下来，她抬头看看对面坐着的肖亚风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如果不是在法庭上，她真要象往常那样去掐他。他没有一点要让步的意思，罗岚觉得，如果坚持下去，可能会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僵局，自己起诉离婚本来就有些越轨，还不如就势收场为好：“审判员同志，我想我们确实是为了一些琐事闹了意见，我一时气不过，向法院起诉离婚。想来，这么大年纪了，也不该走这一步了。我同意法院进一步调解。希望法院同志能劝肖亚风早日回家。”

年轻的审判员笑着对肖亚风说：“肖亚风同志，现在女方不坚持离婚诉讼，希望你们言归于好，早日团聚。”

肖亚风抬头看了看脸色和悦的罗岚，挪动了一下身子，迟疑了一下，认真地对审判员说：“审判员同志，我坚持离婚，希望你们给予判决。”

语气坚硬，象锤子打在石头上，罗岚只觉得“嗡”地一下，头顶一声霹雳。她不敢相信，这是肖亚风的声音，这老头子活糊涂了，还是神经出了毛病，她脸色煞白，“唰”地站起来，气愤地盯了肖亚风一会儿，没等审判员回答，已经走出房门。

罗岚走在街上，清理了一下思绪，仔细想想刚才的事情，在肖亚风脸上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冷酷，自己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吗？想来想去，她觉得没有。本来，她只想用离婚吓唬他一下，可他却显得那样安然，表情里带着一种解脱的轻松。而且，她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提出要“坚持离婚”。过去在她脑子里形成的概念，全部打乱了，颠倒了，成了一个对错焦距的镜头，她需要校正。

分居半年来，他又开始创作电影剧本。近年来，艺术界有

一种“老来俏”风气，年过六旬的老翁，找一个豆蔻之年的少女作妻子。莫不是他也受了传染，开了这个窍。

罗岚带着疑虑回到家中，冷静地一想，事情闹到法院，是有些过火了，但现在已经处在这样的僵局，要缓和只有求援兵了。

罗岚给女儿写了信，催她暑假赶快回来，肖琳娜是他们的独生女儿，是肖亚风的掌上明珠，现在只有让她来和解了。

四

夜晚，罗岚站在阳台上，眼前是万家灯火，一个个格子似的亮着的窗口，是一幅幅纷杂的生活剪影。罗岚心里涌起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孤寂，自己一辈子在生活的中心度过；在舞台上扮演主角，她听到的是喝彩和掌声，看到的是热烈、辉煌的场面；回到家里，她有温柔、体贴的丈夫；美丽、可爱的女儿，就象夜空中的那颗北极星，仿佛一切都在围绕着她旋转。现在，她被抛扔在一片荒地，迷失了方向。她不能理解，那个价值低廉、质块平凡的紫云砚，竟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，这真是让人琢磨不透的云绕雾幻的魔石啊！

罗岚思念着女儿，掐算着她回来的日子。

女儿天真、热情的面庞；透着灵气的晶亮的眼睛；棱角清晰的鼻子；均匀、苗条的身材，虽说女儿是自己生的，可她的长相酷似肖亚风。

几天后，肖琳娜放暑假回来了，她看着心事忡忡的妈妈，不知如何安慰是好。

罗岚从法院回来已经半个月了，一直没听到肖亚风的消

息。法院也没再来传她，她惶惑不安地度着时光。见到女儿，她把压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地说了出来。肖琳娜听后格格地笑起来：“妈妈，我看是你的女权专制太严重了，爸爸才出走的。要是我，一天也不能忍受，你们的事情你们解决，我不介入。不过，爸爸的生活我得照顾，这一个月我什么也不做，专门孝敬他一个假期。”说完，肖琳娜背上挎包要去找爸爸。罗岚慌忙拉住她说：“死丫头，你就不能坐下来听听妈妈的话，现在事情都闹到法院了，原来是想吓唬他一下，可没想到他动起真格的来了。琳娜，你想想，为了一个破砚台要是真离了婚，让别人听了多笑话。”

肖琳娜看着妈妈愁苦的面容，撒娇地坐在沙发扶手上，搂住她的肩膀说：“妈妈，你自己去说呗。夫妻之间的矛盾，只有靠双方的真诚坦直才能解决。我不愿意因为我的维系关系，成为你们联接感情的纽带，不过，我可以为你们做一点调解工作。”

罗岚狠狠地瞪了一眼油腔滑调的女儿，佯装生气地推开她搂在肩上的手，看看表，站了起来，从冰箱里拿出肉馅，到厨房剁菜、和面准备给女儿包饺子。

肖琳娜看着罗岚笨拙地包着饺子皮儿，得意地点着头说：“爸爸半年不在家，妈妈就学会了做饭、包饺子，看来人类的情性都是依附关系造成的，一旦这种关系破裂，那么一切情性都没有了。”

罗岚用面手在女儿脸上拍了拍，细声长调地说：“别在妈妈面前耍贫嘴了，快拿碗放桌子，饺子要下锅了。”

肖琳娜调皮地对妈妈眨动了一下眼睛，止住了她的手说：“妈妈，请爸爸回来一块儿吃晚饭吧，您是知道的，从

小没爸爸陪着我吃不下晚饭。”

罗岚看着女儿，点头允许道：“那么你去请他回来吧。”

肖琳娜聪颖的大眼睛看着罗岚，摇了摇头说：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妈妈，得你亲自去才能表示诚心。”说完，女儿帮着罗岚解下围裙，闭去煤气，推她走出厨房：“妈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”

“我……还是不去吧！”罗岚有些难为情。

“爸爸见我回来了，准定高兴，只要你轻声对他说：‘晚饭做好了。’他准定回来的。”肖琳娜挽着妈妈的手臂，走出家门。

肖亚风的办公楼只有值班室亮着。

肖琳娜推开门，对值班的问道：“靳大爷，您值班呀？”

靳大爷推了推老花镜，对肖琳娜注视了一会儿，笑容满面地说：“哟，是琳娜，放假了？”

“嗯，靳大爷，我爸爸呢？”

靳大爷停顿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你爸爸申请离职，他回老家了。他说要回去安下心来搞创作，三天前就走了。”

一阵昏眩，一种凄迷和慌惑，罗岚站在门口，用手扶住了门框。耳膜里又响起了靳大爷的声音：“考虑他年纪大了，领导上劝他不要走，可他象个二十岁的小伙子，背上书包，手续都没办就走了。”

罗岚的心一下子象堵满了铅块儿，在女儿的搀扶下才走下楼门前的台阶，嘴里喃喃地叨念：“古怪，古怪的老头子，人老了脾气也变了，他为什么要离去呢？唉。”

罗岚停住了脚，仰望着夜空，仿佛要在那里寻找答案。

天上没有星月，是闷郁得象被墨涂过一样的黑暗，她木然地站着，低下头，眼前一片惨淡的灯光……。

黑 星 痣

轮船“隆隆”地响着，船身在缓缓地移动。海浪冲击着船帮，溅起一团团白沫。海鸥拍击翅膀在浪花上掠过，围着船身上下飞旋、鸣叫，给寂寥的大海增添了几分生气。从早晨一上船，我的心就象海水一样不平静。两年的学生生活结束了，我就要见到亲人；瑯兰在等着我，再有三天就是我们的婚期了，我眼前出现了瑯兰。她穿着洁白的衣裙，象一只小白鸽。

在苍茫的大海上，再快的轮船也显不出速度，船仿佛只是上下颠簸。海风轻拂着面颊，我感到几分凉意，侧过身来，望着甲板上的旅客。忽而，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我佯装没有察觉，注意起了对方。

在离我五步开外的船舷边，凭栏立着一位细高个的女士，穿着一条淡青色紧身裙，露出了修长、匀称的小腿，穿一双足有三寸高跟的绛色凉鞋。我眼睛向上抬了一下，她四方形大领口，袒着胸，细长的脖颈上戴着一条纯金的项链，上